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二十回 陌上相逢奉帷一笑 溪頭聯步邀月同歸

話說逆倭，騷擾各道。雖大河南北官軍，疊次報捷，而釜底游魂與江東員逆力為蝨，攻陷廣州。擄了疆臣，由海直竄津沽。謾如起先，以南邊軍功薦陞參將，後來帶兵赴援并州，又晉一級，就留大營。元夕一戰，應陞總兵，此番朝議以謾如係將門子孫，生長海境，素悉賊情，故有寶山鎮之命。臨行，向癡珠諳問方略，癡珠贈以「愛民」、「禮士」、「務實」、「攻虛」、「練兵」、「惜餉」、「禁海」、「爭江」八策，約有萬言。大意是說：南北諸軍，連營數百座，都靠不住。必須自己攜帶親兵，練作選鋒，纔可陷陣。其平定大局，則以內治為先，內治則以掃除中外積弊為先。積弊掃除，然後上下能合為一心，彼此能聯為一氣。庶幾旌旗變色，可復武漢以踞賊上流，可定九江以剪賊羽翼，可清淮海以斷賊腰隘。三者得手，直攻賊巢，金陵唾手可復。

後來韓荷生平倭、平江東，謾如平淮北、平滇黔、平秦隴，以此戰功第一，並為名將。

如今且說謾如臨行這日。夫人不曾出城，癡珠卻是前一夕先赴涂溝。涂溝紳士見說秋華堂韋師爺來了，他是個武營領袖，便招就近團甲，迎入行館，擺起盛筵，轉累癡珠，無緣無故的酬應起來。

酒半，談著那年賊陷平陽，若何防堵；那年回部做反，若何戒嚴。便取出所儲火器槍棒，召團丁中勇猛肥長，排立階下，指說這個善射，這個善拳，這個能飛韓刺入於陣，這個能躍丈牆獲賊於野，口若不盡其技，而階下眉目手足各躍躍欲動。癡珠不免謬讚一番，真是苦惱。

次日又累贅了半日，謾如方到。俟得謾如見過各官各紳，已是入夜，纔得暢談。黎明，癡珠怕與大家酬酢，便是灑淚分手，蒼茫歸路。

想著羈旅長年，蕭條獨客。桑榆未晚，蒲柳先零。不齒之精神，督亂頗同宋玉；無聊之言語，蹇吃更甚揚雄。桂欲消亡，桐真半死。值此離別之時，一鞭殘照，幾陣歸鴉，更覺面熱心寒，魂銷骨化。坐在車上恍恍惚惚，到了一處，卻擠了車，方知已是進城。剛騰開了，劈面又有一車，垂著簾子，轎轎而來。

祇見車裏的人，陡然把簾子一掀，露出一個面容來，喜動顏開，笑了一笑道：「久不見了！」癡珠瞥目，略一遲疑，憶是曼雲，便也輾然道：「你去那裏呢？」曼雲尚未回言，兩下早已風馳電掣的離遠了。癡珠這會，纔把已前的心事，略行按下。想起荷生、秋痕數日不見，便吩咐李三：「到菜市街去！」

剛到偷園巷口，恰好荷生的車停在一邊，就也下車，步行進去。見過荷生、采秋，知兩人病已漸愈，因說些謾如交情及自己傷感的話。

荷生、采秋都安慰一番。此時丫鬟已掌上燈，荷生道：「你的車叫他回去，在此吃過飯，我送你秋心院去吧。」癡珠正待答應，忽報：「歐老爺來了！」荷生大喜。四人相見，各述了這幾天情事。

荷生就向劍秋道：「你這幾天訪彩波幾次哩？」劍秋道：「我方纔去看他，他給余觀察傳去陪酒了。我因此步行來找你。」癡珠道：「我剛進城逢見彩波，原來歐如今天請客。」當下四人對著樓頭新月，淺斟低酌。

大家俱說起謾如。荷生因談著江南，須如何用兵，若何籌餉，所見與癡珠都合。癡珠也自歡喜，說道：「此十餘年用兵，一誤於土不用命，再誤於此疆彼界，三誤於頓兵堅城。大抵太平日久，老成宿將悉就凋零，大官既狂且嬖，後進方循資格。天道十年一小變，你看這一二年後，必有個人出來振刷一番，支撐半壁，所謂數過時可。」正欲說下，劍秋突然說道：「安知非僕？」荷生、采秋不覺大笑起來。

癡珠正色道：「座中總有其人，卻看福命如何哩！」采秋也就正色道：「這是閱歷有得之言。」劍秋道：「蕤賓之鐵躍於海內，黃鐘之鐸動於地中，有則髡必識之。」荷生道：「這也難言！」癡珠便接道：「天之生才，何代無有？何地無有？祇士大夫生逢其時，有恰好不恰好哩。恰好的，便為郭、李，為韓、范；不恰好的，便橡栗拾於白頭，枕榔倚於僮耳，這又有甚麼憑據呢！」說得劍秋俯首無詞了。荷生道：「古今無不平之賊，在先求平賊之人。蕭何薦韓信，便拜大將，一軍皆驚。光武幘坐迎見馬援，恢廓大度，坦然不疑。你要拘牽資格，修飾邊幅，這還得非常的才麼？」癡珠拈掌笑道：「使君故自不凡！」於是暢飲起來。直至十下鐘，曼雲回家，打發保兒來探劍秋。荷生、癡珠十分高興，要跟著劍秋同去曼雲家來。此時曼雲已卸了妝，趕著接人。因講起歐如這席是為癡珠、秋痕而設。緣癡珠涂溝去了，秋痕不來，今日祇有子秀、子善、掌珠、瑤華和曼雲五人，於是說些閒話。

曼雲無意中，卻又敘起秋痕出身。原來秋痕，係豫省滑縣櫻桃村人，三歲喪父，家中一貧如洗。生母焦氏改嫁，靠著祖母侯氏長成。後值荒年，侯氏餓死，堂叔阿虎領著逃荒，到了直隸界上，鬻在章家為婢。章家用一媪，即秋痕現在的媽牛氏。

彼時秋痕年纔九歲，怯弱不能任粗重。又性情冷淡，不得主人歡心，坐此日受鞭撻。牛氏本非好女人，孀居後素有外交。恰好有個李裁縫，就在章家斜對門開一小舖。牛氏也為他主人待他無恩，便乘機和李裁縫商量，引誘秋痕逃走。

李裁縫原是娼家走狗出身，也會唱些昆腔。奈年老了，將平日私積娶妻馬氏，是個門戶中人，生下一子，就是小伙狗頭，纔有數歲，馬氏就死。狗頭自少凶悍，無惡不作，卻怕牛氏。如今拐了秋痕，認作女兒，和牛氏做了夫婦，跑至并州，想要充個裁縫度日。奈耳聾眼花，想做生理，又沒本錢，便逼秋痕學些昆曲，把狗頭做個班長。

看官！你想秋痕情願不情願？大凡一個人，總是一死為難。當秋痕受餓時，能夠同侯氏一死，豈不是一了百了？再不然，作了章家奴婢，拚個打死，也就乾淨。無奈幼年受人誑騙，這也是他命中該落此劫，又前世與李家父子和那牛氏有許多冤債。故此餓不能死，打不能死，該一一償了清楚，然後與癡珠證果情場，所以百折千回，不能解脫。

秋痕先和曼雲極說得來，背地把這出身來歷哀訴曼雲。曼雲這會通告訴癡珠、荷生。癡珠聽著，與秋痕所說大同小異，也就罷了。其實秋痕就裏，還有一件大苦惱，旁人不知道，就秋痕自己也不能出口，癡珠從何曉得？祇見狗頭便不喜歡，說他會做強盜。當下夜深，荷生自回偷園。癡珠便來秋心院，闔家通睡，半晌叫開大門。狗頭披著衣服出來，說道：「老爺怎的幾天不來呢？」癡珠道：「我跑了涂溝一遭，來往三日。」

就在南欄杆邊等了一會，覺得風吹梧葉，簌簌有聲。久之，□兒信信，跛腳開了月亮門。裏頭窗香竹響，簾動燕醒。祇見秋痕早拿個蠟臺，站在東屋門邊，笑盈盈的道：「差不多三下鐘了，從那裏來的？」癡珠也含笑搶上數步，攜著秋痕的手，一面進去，一面告訴他，這幾天的事。

秋痕道：「你就也不給我信兒！」癡珠說話時候，秋痕已將西洋燉，交跛腳去燉開水。這會開了，秋痕便醞醞的，泡上一碗蓮心茶來。又替癡珠卸了長衣服，見身上還穿著茶色湖縐薄綿襖，說道：「不涼麼？出城也該換一件厚些的。」癡珠笑道：「是你替我穿上，我就捨不得卸下。」秋痕笑了一笑，便掛起帳來。

癡珠瞧著錦被撒在一邊，便拍著秋痕的肩，含笑說：

「春窗一覺風流夢，卻是同衾不得知。」

秋痕沉著臉道：「你怎說？難道我心上，也有個施利仁麼？你就看我同碧桃一般！」言下已帶些淚來，忙得癡珠再三陪笑，秋痕含淚也吟道：

「何當巧吹君懷度，襟灰為土填清露！」

癡珠泫然道：「你的心我通知道，我的心你也該知道纔好呢。」秋痕道：「我可也不是這般說！」癡珠喝了茶，秋痕伺候他睡

下。這一夜綢繆，就說不盡了。但見：

腰知學舞，眉正鬥強。沉沉之帳影四垂，光含窈窕；峭峭之鬢雲不動，色益妖韶。銅鏡欲昏，窗紗上白。檀槽一抹，記尋春色於廣陵；睡臉乍新，知污粉痕於定子。亭亭玉樹，未憐亡國之人；耿耿秋河，直墮雙星之影。

這且按下。

再說花選十妓，自秋痕外還有九人。銷恨花潘碧桃，後來自有表見。其餘佔鳳池薛寶書，這個池卻為士規佔去。玲瓏雪冷掌珠，這個珠卻為夏旒抓住。焚尾春王福奴，春歸於荀子慎。紫風流楚玉壽，風流在卜長俊、胡耆兩人，後來亦自有結果。錦繡兒傅秋香，蕙蕙自守，幾回將為馬鳴盛、錢同秀攔取，幸他媽高抬身價，同秀、鳴盛就也不敢下手。曼雲和丹翬，都是個絕頂聰明的人，見荷生、癡珠不忍以教坊相待，便十分感激。又見荷生、采秋，癡珠、秋痕如許情分，便也有個擇本而棲的意思。丹翬、小岑本係舊交，曼雲就與劍秋訂了新好，全把當妓女的習氣一起掃除。以此劍秋直將張家作個外室，這也罷了。那燕支頰薛瑤華，齒稚情豪，兩足又是個膚圓六寸，近與洪紫滄款洽，得了他拳訣劍術真傳，就愛束髮作辮，著一雙小蠻靴，竟像紅線後身、隱娘高弟。《花月痕》中有此一人，頓覺韓掾之香、韋郎之挾，猶不免癡兒女常態。

光陰荏苒，早是八月十三了。此時荷生、采秋病皆全愈。李夫人亦已移徙縣前街新屋。縣前街咫尺柳溪。原來讓如三世單傳，祇有族弟，讓如又帶去了。夫人跟前兩男一女。長男七歲，乳名阿寶；次喚阿珍，女喚靚兒，都在五歲以下。夫人又身懷六甲，以此必須居近秋華堂，以便癡珠照管。

一日傍晚，小岑、劍秋向愉園訪荷生不遇，說是纔回營去。兩人乘著明月初上，步到大營。恰好荷生公事已了，便喚青萍烹上幾碗好茶，三個人就在平臺，散坐賞月。小岑、劍秋議於十五日，公請癡珠過節，荷生道：「我和采秋如天之福，病得起床，又是佳節，這東道讓我兩人做吧。祇是癡珠十來天通沒見著，今晚月色如畫，柳溪風景必佳，我們三個，何不就訪癡珠？」劍秋道：「我怕是秋心院去了。」荷生道：「且走一遭。」

於是三人步出夾道，從大街西轉，便望見汾堤上彤雲閣上層。荷生因說道：「我十五的局，就在彤雲閣吧。你們替我約著紫滄，說是已正集，亥正散。各人身邊帶一個人，做個團圓會，你兩位說好不好？」小岑道：「好得很。」劍秋道：「如今真個有酒必雙杯，無花不並蒂了。」

三人踏著柳蔭月色，灣灣曲曲。也有說的，也有笑的，早到了秋華堂。見大門雙閉，槐影篩風，桂香濕露。劍秋道：「何如？我料定秋心院去了。」荷生道：「我們步月從汾神廟進去，瞧一瞧吧。」

剛進殿門，遠遠見一毘盧拿個繩拂，在殿下仰頭高吟道：

「月到中秋分外明。」劍秋就接著道：

「未到中秋先賞月。」

倒把那毘盧嚇了一跳，寂然無聲，搶前數步。見是小岑、劍秋帶一個雍容華貴的少年，便合十相見，說道：「三位老爺很有清趣，遠遠的跑來賞月，老衲淪茗相陪吧。」就延入方丈。

荷生道：「韋癡珠不在家麼？」心印道：「老衲纔到西院，談了一會。」荷生道：「他在家，瞧他去吧。」心印笑道：「這位就是大營韓師爺嗎？真個天上星辰，人間鸞鳳！」荷生道：「豈敢！我也久仰上人是個詩僧。」心印道：「少年結習，到老未能忤除，改日求教吧。」

小岑道：「他的詩稿很有可觀。」劍秋道：「他足跡半天下，名公巨卿見了無數，詩稿卻祇存癡珠一首序，你就可想他不是周方和尚。」荷生道：「我在都中，讀過上人《西湖吟》一集。閩人嚴滄浪以禪明詩，上人的詩是以詩明禪。詩教清品，亦佛教上乘，賈閩仙怕不能專美於前了。」心印道：「韓老爺謬賞不當。」

四人緩緩行入西院，癡珠已自迎出。便入裏間坐了，說些時事。荷生吟杜詩道：「胡星一彗孛，黔首遂拘攣。」劍秋也吟道：「憶昔開元全盛日，小邑猶藏萬家室。」接著吟道：「宮中聖人奏雲門，天下朋友皆膠漆。百餘年間未災變，叔孫禮樂蕭何律。豈聞一絹直萬錢，有田種穀今流血！洛陽宮殿燒焚盡，宗廟新除狐兔穴。傷心不忍問耆舊，復恐初從亂離說。」小岑也吟道：「義士皆痛憤，紀綱亂相逾。一國實三公，萬人欲為魚。唱和作威福，孰肯辨無辜？眼前列扭械，背後吹笙竽。談笑行殺戮，濺血滿長衢。到今用鉞地，風雨聞號呼。鬼妾與鬼馬，色悲克爾娛。國家法令在，此又足驚吁！」

癡珠接著笑道：「你們這般高興，我卻有幾首《雜感》，給你們瞧，祇不要罵我饒舌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向臥室取出一紙長箋。大家同看，荷生吟道：

「呂母起兵緣怨宰，誰令貳側反朱鳶？」

「芟於一曲中興略，願上琴堂與改弦。」

荷生道：「指事懷忠，抵得一篇《春陵行》，卻含蓄不盡。」便高吟起來。第二首是：

「東南曩日事倉皇，無個男兒死戰場。」

「博得玉釵妝半面，多情還算有徐娘。」小岑道：「痛絕！」荷生復吟道：

「絕世聰明豈復癡，美人故態總遲遲。」

可憐巢覆無完卵，肯死東昏祇玉兒！」劍秋道：「此兩首不堪令若輩見之。」荷生道：「若輩那裏還有恥心？」復吟道：

「追原禍始阿芙蓉，膏盡金錢血盡鋒。」

人力已空兵力怯，海鱗起滅變成龍。」心印道：「追原禍始……」便也高吟起來。第五首是：

「弄權宰相不知名，前後枯棋斗一枰。」

兒戲幾能留半著，局翻結贊可憐生！」荷生道：「實在誤事！」復吟道：

「人臘淒然渡海歸，節旄嚼盡想依稀。」

化灰趁南風便，此意還慚晉太妃。」心印道：「說得委婉。」復吟道：

「柳絮才高林下風，青綾障設蟻圍空。」

蛾眉苦不生謠詠，反舌無聲指顧中。」

舊坊業已壞從前，遙憶元臣奉使年。

一字虛名爭不得，橫流愈遏愈滔天。」

劍秋道：「俯仰低回，風流自賞。」荷生、心印復吟道：

「瑤光奪婿洗澆風，轉眼妖祠遍域中。」

釣闖公然開廣廈，神州湧起火蓮紅。」小岑笑道：「關上封刀，金丹隕命，自古有這笑柄。」荷生、心印復吟道：

「仙滿蓬山總步虛，風流接踵玉臺徐。」

銷磨一代英雄盡，官樣文章殿體書！」劍秋笑道：「罵起我輩來了。」小岑道：「原也該罵。」荷生、心印也是一笑，復吟道：

「高捲珠簾坐捋鬚，榻前過膝腹垂垂；

有何博得三郎愛，偏把金錢洗祿兒？」劍秋道：「媚人不必狐狸，真令人恨殺！」荷生、心印復吟道：

「絳希帷環佩拜繆然，過市招搖劇可憐。」

果有徽音光翟莪，自然如帝又如天」小岑道：「不成誅執法，焉得變危機？我倘能得御史，第一折便不饒此輩。」荷生道：「程不識不值一錢。」復吟道：

「暖玉撥弦彈火鳳，流珠交扇拂天鵝。

誰於煨館涼臺地，為唱人間勞者歌？」心印道：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。此卻說得冷冷的，意在言外。」復吟道：

「過江名士多於鯽，卻有王敦是可兒。

此客必然能作賊，石家粗婢相非皮。」

荷生道：「嬉笑怒罵，盡成文章。」再看長箋，祇二首了，是：

山雞舞鏡清光激，孔雀屏開炫服招。

可惜樊南未如意，紫蠟輕贈董嬌嬈。心印歎道：「實在誤了癡珠幾許事業！」小岑笑道：「如今秋痕不是董嬌嬈了？」癡珠一笑。荷生、心印復吟道：

「待嫁鍾離百不售，年年春夢幻西樓。

夢中忽作盧家婦，十六生兒字阿侯。」

荷生吟完，歎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！」心印道：「這十六首借美人以紀時事，又為詩家別開門徑。」小岑道：「楚雨含情俱有託。癡珠的詩，逼真義山學杜。」劍秋笑道：「我祇當做帷房燈蝶之詞、才人浪子之詩看吧。」

四人狂吟高論，槐蔭中月早西斜，心印先去了。大家便攜著癡珠，沿著汾堤走來。一路水月澄清，天高氣爽，流連緩步，竟爾不記夜深。

正到大街，忽聞雞唱，都覺愕然。荷生轉笑道：「好了！我如今怕要在街上，步一夜的月。你道這個時候，裏頭還留著門等我麼？」劍秋道：「我訪曼雲，也怕叫不開門，倒是偷園借一宿吧。」小岑道：「我和癡珠秋心院去吧。」正是：

王衍尚清談，自然誤天下。

折屐謝東山，矯情亦大雅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